
四庫全書
集部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

明　皇甫涍　撰

題詠

題錢侍御河陽隱居二首

君為柏臺彦歸隱向江濆白簡心猶在滄洲路巳分入林長愛竹出岫懶看雲今日南山下清風那可羣

其二

幾年為傲吏昨日罷朝衣生事憑煙壑何心戀瑣闈園林多暮色江海共秋暉應有問津客兒童知掩扉

窓前小梅

春鳥未聞音梅開即舊林幽芳不自已淑意總難任鄰叢時親硯飄香屢襲襟榮凋亦何事虛感鏡中心

崑崙惠盆菊

几上花偏媚窓前月未殘分明在圖畫惠貺自巖巒擬對揮毫麗頻攜裛露寒素襟終日映珍賞過幽蘭

雪中菊

残秋數株菊晨雪一園花金蕤含粉豔玉葉帶風斜地應瑶水接態以洛神誇非因凌急節何由徵素華

芝山詩為同年吕沃洲乃翁作

芝山隱嶔巖靈異不可悉煌煌東南秀擢英絢朝日彼美玄居子彈琴坐石室會當凌青雲來餐鸞鳳實有芝實如鸞鳥

寄題皆山樓

朝發晉陵舟夕宿九龍丘訪古揖真隱遂得登兹樓層軒轉蕙日清風蕩巖幽超步眺八極舉目臨九州參差環嶠間彩霞無時收永願投名蹤庶幾接芳休夢寐仙人居回看白雲浮惜無玄鶴羽高飛萬里秋

鷗峰隱居

為毘陵龍臯陸公之子題

雲起碧山隅龍臯即此區山前一峯秀五色儼紛敷昔日蓬萊客振羽在天衢今叨令子顧而擬鳳毛俱含音

不肯雌獨立將何須斜日照芳草空此仰良圖仙辭倘可閲尋棹芙蓉湖

題朱秋官水竹卷

主人構室滄江濆室前溪傍饒此君檀欒夾池有幽賞潺湲入林無世紛碧篠微侵煙艇亂瑤琴獨引風泉聞今擬披圖日相對龍潭婉孌時為雲

題錢氏檜亭

傳有松陽佐遺榮繼昔賢邴生焉久仕梅福盡疑仙允

愜沈冥性行歡卜築偏陶唐餘日月淮海異風煙歲晚
林逾蔚情深景自延言逢令子貴尤羨美名全豈乏明
堂用非貪櫟社年感茲懷舊宅五柳定依然

贈施比部四詠詩

峴山鐵笛

孤雲正棲峴閒月始登嶠緑苔吸餘尊金風吐仙調客
有緱山姿靜聞天聲妙萬壑皆龍吟寧假蘇門嘯

窪尊醉客

山尊不雕飾鴻濛契予情逃典託深好遊古遺榮名神將餐霞澹思與斟泉清頽然視萬物何啻如流萍

苕雲漁長

連山對澄磯輕漣發幽賞緬懷任公釣悠然范生槳花源互窈窕雲波瀰滉瀁試問五陵豪何如雙溪長

碧浪蘭舟

蘭橈去悠悠碧浪何瀰瀰嘯傲天影中徘徊月明裏望隨蒹葭盡興逐鷗鳧起余亦倦塵纓從君問煙水

陳子席上賦石榴花

河陽崇豔質發蘂不嬰寒露繁疑濯錦日照故傾丹灼艷偏宜笑繽紛詎易殘佳人汎芳醴停采對濡翰會待華珠實登君赤玉盤

題清江駐鶴亭

勝地清江上翛然竹樹陰不知幽徑盡忽訝武陵深淮海仍為客煙霞獨此心遥波遡明發回首眷雲林

歸鴈金陵客舍作

江渚寒初薄連空鴈北翔旅愁邊雪盡歸路楚雲長度
關逢增擊鳴葭迴自防高樓一悽斷明月下河梁

題與槐圖別謝司直

每憶靈和春色在當年賞愛信難羣豈如清切重陰裏
文雅風流併屬君露動承華枝正合日高宣室影初分
別離自訶婆娑甚却望瓊柯隔暮雲

覽沈石田贈徐迪功廬山圖

廬嶽定何似此圖知宛然靈姿信奇挺妙有託神筌素

瀑瀉寞漢清風來洞天江山雄翰藻棟宇劚雲煙俛仰
凌幽勝登臨慨往賢瓊章思屢屬星舸使方旋側佇丹
霄駕逢情玉霤懸欲憑青鳥翼書此報羣仙

周山人贈粤刀歌

粤谿之鋌萬辟成金波縈質耀日精英模美麗孰治化
灕江躍出由神明沈煙蝕霧歷千祀夜飛忽過吳王市
山人託宿專諸家青虹入掌開彤霞華鋒綺鍔干將利
賢豪自與精靈值山人愛刀若愛士虎佩昂藏氣雄峙

盤螭起攬生風雲提攜日淬龍池水皇生縫掖軀孱哉
見之頓覺心顔開蕩魄馳精意脈脈神龍化合空徘徊
交情夙昔照肝膽感君解贈了不猜臨風拜手各怡悦
三卿一擲輕浮埃獸囊拂拭矜殊錫談笑奇珍在吾席
時來斗氣默感會錯環緗帙爭輝赫神兵爰服踐明堂
鴻犀剸鬛魖魃藏皇生皇生膺壽昌行行何以報君子
故人相期寸心是黄金白璧徒為爾

和蔡子齋中杏花不開二首

弱影弄遲暉含華默無緒為達倚闌情春風得幾許

其二

得地更華姿芳菲春每占今來雪霰多祇恐難為艷

寄題姜憲副隱居二首

羡爾歸田早離羣獨閉關平生慕安石未見起東山雲

暗芝房靜花深丹竈閒滄溪不迷客思向此中還

其二

當年湖渚棹歸泛滿清暉訪客尋山徑攜琴到竹扉一

丘成避世十載學忘機頗逐冥鴻侶乘秋海畔飛

題台城署齋一首

東行莫道風波惡日傍煙蘿慰離索策馬千重碧海雲
褰帷二月青山郭樹影常含不盡霞人家迤映爭流壑
仙人洞側無豺狼使者臺中有猿鶴

題新製巾服履答伯氏叔氏贈言

邴生辭滿日逸少誓歸年永此幽棲好誰論治服妍行
將拂蘿薜端可躡雲煙倘協三何趣名山擬共旋

馬上問杜鵑花春懷一首

掛鶴峯頭二月過杜鵑花發奈愁何春風歷亂前山路會比繁英離思多

哀傷

舟中哭五湖陳子

陳子欻為別皇天胡不仁無端異生死何處覓交親湖上空常月杯中豈復春舟前芳草色應共哭情新

太白樓弔古作

明月在滄浪不減鏡湖光當時解裘侶獨憶賀知章緑波正清淺蕩漾酒樓傍淚向王孫草逢將白髮長

為黃勉之悼亡

璇閨翠簟委清塵逝影流波最愴神屏前髣髴皆成夢簾裏芳菲不作春夢罷顇思仍就寢沈沈夜永相思甚無奈風回雲母窗可憐月照珊瑚枕寂寞閒房閉緑苔秋來春至恨難裁總是行雲無處所付却騷人說楚臺

痤雞詩

予既濫第王子仲美遺之一雞每鳴時即東方微明旦紀司門恃以罔越五越月病以斃予哀之爰瘞居之側隅藉之弊巾枕之弊櫛賦之詩以識之聊以寄慨云爾時嘉靖壬辰秋八月廿有五日

一物浮生事春秋幾度知愴微俯軒檻念昨侍光儀耿厲丹心在蕭疎綷臆披棲塒猶顧類報漏迴含思飲啄神難主形容感易私蓋帷深有託濡翰遣斯辭

弔徐君墓二首

延陵遊上國昔日過徐君芙蓉一顧眄語向色中聞遥
識英賢諾那因生死分停舟未忍去感歎慕高芬

其二

黄墳碧樹合白馬紫函開泣劒掛方巳横鞭去不回青
天懸爾意落日動予哀千古龍文氣猶能徹夜臺

王舍人子永捧哀沖太子哀詺之河南

仙馭鸞旌邁詞臣兔苑遊掞章行授簡憂國繫宣猷霽
雪河天曉長雲驛樹浮如逢嵩嶺度笙鶴暫能留

挽朱隱君

隱君不可作已矣竟焉之悵望臺池月空深猿鶴悲竹林人盡慨絮酒客誰持他日詢耆舊流風茗雪湄

過亡友陳君虎邱隱居

高陽舊時侶隱處但青苔谷靜藤常合林深鳥易哀人懷攝山逸心斷剡溪迴忍對西窓竹蒼蒼明月開

追哭杜叟二絶句并序

雲巖子學仙三十餘載而以疾逝惟昔林壑之遊共談

胎息之要各抱非常之趣永慨神心之慼若其綴叙忝同析韋合句斯自得千載之下矣緬子羈宦几筵弗臨乃玆窆于黄山追哭泫然爰申短句以紀哀情

嘗聞說羽化早已去人間哭向黄山路雲天鶴不還

其二

華陽歸日暮却望白雲殘九籥同誰啓猿啼芝草寒

追憶同年朱貴溪飲泣成詩

花間忽罷武城絃夢裏長懐勾漏仙自恨雲霄希短翰何期燕笑比徂川官分省署蘭爭映居近城隅騎每聯水部詩名君得似龍門賓客我堪憐承明窈窕疲三入滄海徘徊去幾年倚虎心知空涕淚雷陳辟命久屯邅悲涼宿草腸仍斷歎息浮萍迹屢遷雲物宛然遊賞地山河邈在酒壚前

禫祭詩并序

咨予失怙倏焉臨禫九原莫從胡寧視息瑕垢在躬肝

志崩裂昔與公賦表哀之篇文暢著述先之頌爰亦作
禫祭詩一首悲夫哀可盡乎有不能已於斯者耳
從役遵河渚投跡遠帝京溥言遘不造寡祐丁哀煢擗
踊遡洪流慘憒何時平自予邁徂暑奄忽歲再盈集祭
届中月旅餰切悲誠望魂依簠筵灑血顧寢楹私志末
由展空吒日月征勉强躬朝服萬恨從此生循澤戀存
形著慤愾餘聲昭昔提耳音封殖希春榮惟我懿親人
二三弟與兄迨茲紹往緒夙興念飛鳴閔予獨沈疢忝

痛悉所生遺愆日以積幽志誰與明入室懐靡至睇埏
愓若驚臨鞡意忡怳即縣思抽縈卜生善隆禮尼父愛
歌聲吾無賢聖覲顧予亦有行投翰廢斯篇言絶淚復
傾先民去我久庶幾旦暮情

金山訪宜上人説已化去

名僧來訊白雲間杖錫西飛不見還未信禪心同逝水
空悲明月照寒山

調笑

嘲周子二首

月下留歡倚翠蛾燈前顧曲轉情多玉釵斜掛從君醉黼帳低垂奈若何

其二

上客歸來夜未闌千金一擲恣為歡不知楊柳催寒盡自得芙蓉駐臉看

席上柬贈友人時友人歸自天台予因憶舊遊

自嘲云

不遠飛梁外金庭爾已攀相逢話形勝及此慰離顔獨
下溪前棹空懷海上山浮雲漫西去却笑幾時還

雜歌

秦吳雜歌九首

少華東連太華山明星玉女照秦關猿鳴蕙帳沈江月
百丈蒼潭影獨還

其二

昭代文章百代雄一時詞賦說關中來游驄馬知難並

更草凌雲入漢宫

其三

崆峒高插五雲間漢魏風流亦可攀李白才名天地在謝安誰為起東山

其四

萬里河山拱聖朝古城懷古對蓬蒿鶯花醉别新豐里走馬平原意氣高

其五

漢月秦雲繞渭城三峯霄漢鬱崚嶒藍田丘壑今何似
却憶高人王右丞

其六

五雲霄傍紫微宫萬舸秋高江漢空雨洗鄱陽天色淨
到今猶説亞夫功

其七

殘日驪山散綺羅千秋鳥跡錦苔多何年立馬蒼原外
揮手松風發浩歌

其八

玄晏懷痾亦高士涇流還息漢陰機讀書臺上秋光早
衮衮江濤落少微

其九

隴水西看是我家滸岡斜抱入雲沙少陵漫有春來興
更欲行吟韋曲花

東昌雜歌四首

望裏姚墟草樹浮九韶那復世間留天南孤鳳遥增擊

雲盡蒼梧似客愁

其二

館陶風物近芳菲郭外春光郭裏稀獵騎呼曹穿柳出浣姬嬌伴踏花歸

其三

河邊暮春春日長乍雨欲雲空斷腸翠黛峰巒如在眼虛疑魂夢遶高唐

其四

光岳樓高巨鎮臨天梁星柱入愁襟孤鴻自送虛危目落日長搖海岱心

湖中歌

湖連白馬水天遙無數來帆天際飄莫哂儂舟行更泊明朝即趁廣陵潮

金陵絶句二首

長干已過落花辰滿地楊花不見春强折垂楊送歸客勞勞亭畔共沾巾

其二

霜寒欲盡秣陵秋錦樹明沙照客遊雲物不銷江左恨青溪一曲斷腸流

別劉生

月下相逢似昔時明朝欲別更相思春城滿路花迎去愁盡南天無見期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宮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一

明 皇甫涍 撰

書一

與方揚山論窮理書

恭承文旆崇臨是賢者入境而東吳千載之光也如涍之兄弟乃獲顧訪繼之誨言其為光也侈矣昨者敬覽盛製揚山妄言竊服實履之粹直以大成為的獨見之

朗不與俗上下可謂今之豪傑而不易之傳於是乎在矣然竊謂學之所最急者在於知行近之所大謬者莫甚於格致是以揚山亦以此為訓規之首涛也捧讀之餘竊有疑而未安者將欲質之高明前却未果何則揚山自童年希聖真積力久非一朝一夕之故如涛之愚且淺者復敢張喙於其側猶盲者不知日月之體而妄測盤鑑以為明不智之過自貽伊戚者也繼而思之又以為揚山之志將以明道也將以闢今日之邪說也正

今日之人心也使涍之說是也揚山之所樂聞也涍之說非也亦得以因涍之疑而益彰明乎揚山之志也此涍之大益也世之大惠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自以爲迂且陋而冒隱之名以自外於賢者之教不可也用是輒敢陳論以俟裁可妄擬盤鑑無諱盲也竊以居敬窮理四字先儒繼往聖開來學之要旨至切至當之論無毫髪可疑者也揚山有言動必敬窮理以應萬事靜必敬窮理以待萬事涍則竊有疑而未安者何也聖賢

所謂動靜者必以此心而言之如楊山所云動必敬窮理以應萬事者似也曰靜必敬窮理以待萬事者其謂心之靜乎抑謂身之靜乎蓋窮理之功但可施於動而不可用於靜此不待辨而決者求中未發程子巳拒其說延平體驗氣象昔人亦有疑之者矣既思即是巳發復以一心體驗其心此皆昔人之高論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所謂靜也寂然不動之時也不知窮理之功何以加也涔竊謂居敬窮理四字含蓄不露使人可入思慮

析而言之不害其為同合而言之不害其為異明而不離貫而不混故曰至切至當之論而無毫髮可疑者也揚山患後覺之易昏也故填續四字以引其說意誠美矣然謂之窮理以應萬事語固卓然無異也必曰敬窮理以應萬事似遺一居字而意反不足矣謂之敬窮理以應萬事猶之可也而必冠以動之一言似多一動字而意反少贅矣惟其加此動字故不得不配之以靜而所謂靜必窮理以待萬事則似乎言益多而意益贅矣

何則窮理之功但可施於動而不可用於靜此涍之鄙見也蓋萬物皆備於我天下之理無不會之此心誠能靜而居敬則萬感俱寂之時此心湛然而四體自然恭謹衆理自然昭著所以養其原也至於事之必待於講習物之必待於考求者則動而致其力焉讀書講明道義論古今人物應接事物如程子所言可以從事也考事為察念慮求文字索講論如朱子所言可以從事也靜則居敬動則窮理先聖後聖其揆一者此類是也是

故敬愈純而察見愈真理愈精而操存愈密交相養互相發四字之訓意本足而文本備不待塡續以引其說也竊觀揚山之意慮夫知行合之一言盈天下故毅然創為之論如此而立辭之間未免遷就若恐蹈夫遺本畧內之失者若曰靜未嘗不窮理是非專務乎末也是非專事乎外也是猶若牽制於合一之言而語意不得不傷於急迫也未來之事可思也而不知思靜也抑動也將萌之欲可斬也而不知斬靜也抑動也身心之過

可默檢天人之理可默格也而不知檢也格也静也抑動也反而求之誠有所未安者而又自禮樂名物以及乎草木鳥獸風雷雨雪千條萬緒皆屬之静之窮夫静之所窮者如此則天下之理亦畧盡矣不知動之所窮者又何理也使揚山為之説曰窮天下之理所以待天下之事而應天下之用也然必居敬以立其本則庶乎其説無偏也其理無悖也盖古人立言皆其體養純至而語意本自完備即如朱子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

一言其發明心之全體何其曲暢而無可疑也具衆理也必居敬以養之應萬事也必窮理以待之而敬之爲功則又貫動靜徹始終初不可以暫離夫古人垂訓至矣盡矣濤嘗謂今之善學者勿求異乎儒先之論姑勿立言以俟蓄久而發正謂此耳又如揚山曰動勿遽動敬思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愧堯舜孔子之道嗚呼何其言之善也濤則又以爲動勿遽動而必敬思之者是又臨事更加審處之法而亦非窮理之全功也繼而曰

是則知既至矣則又不覺其擬議之有偏矣凡此皆起於強附窮理於靜反不若世儒之見固執合一之論而不見其有迴邉龕合之態也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動也而必謂之知者正窮理之義也藏往靜也而必謂之藏者正居敬之義也此贊易而於聖學有交契者如揚山分析動靜則何不曰神以知來知以知往乎凡此皆為學大方立言大節不得不辨者如曰此身之動靜時也而非心之動靜時也則其視動靜也亦小矣

他如誠意以踐其知正心以履其知如格致者知之至也誠正者行之盡也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則敬也如知行所當先者在孝此誠發明至到合一之非不攻自破其餘嘉言卓識不可勝記皆無復容喙者惟動靜之說涍也思之未得故輒布狂瑣不能自隱伏望擴有大之誠體無棄之仁喻以立言本旨使憤悱者不滋冰霧之惑幸甚幸甚涍伏枕殊久不能談書聞僭率尤望體亮不宣涍惶懼再拜

再與揚山書

影響陋言隨辱教答與善之誠欣服欣服但揚山之論如昨也滂之疑而未安亦如昨也能中點乎來教云動勿遽動亦非謂窮理全功則既已諒愚拙之疑矣幸甚幸甚惟動靜之說終成牴牾蓋揚山以身言而滂以心論宜其辨之不能一也輒敢畧具所緩而獨舉動靜之說質焉竊謂定靜者孔氏之遺言主靜者周子之卓見此靜之在心本無可疑者夫心固可使如槁木乎死灰

乎意揚山病之耳然此莊生之所謂靜也而非孔氏周子之所謂靜也夫心不可使如槁木如死灰獨不可使如明鏡如止水乎明不離照不可謂照為明也止所以為流不可謂流為止也吾儒與釋氏異者虛明真靜天理湛行超有入無圜徹自見千里之謬原於毫釐然釋氏之靜不可有吾儒之靜不可無病彼靜之害而廢吾靜是猶恥蹶而焚其屨不得為智夫寂然遂通始乎贊易而伊川明以之疏中和矣故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

者寂然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通是也嗚呼談道者至如伊川可以止矣若曰心不可以靜言心無靜時不知萬物春意於何而見湛然虛明氣象於何而體也湛然云者延平傳之朱子者也二子之於程也可謂篤信矣後之學者信二子之所信亦可以止矣何必為此紛紛以自求異也夫主靜者聖人所以立天下之極也聖人之所恃者宜莫如靜今以芻狗視之誠大可駭動靜一也以心論則精以身言則粗心内也本也身外也末也

舍內而置本是猶委精而恱粗也是猶飽粃而棄實也懷璞而忘其中之有也是猶閉戶而慕舜之無為趺坐而希君子之篤恭也明道本運動云者猶言心之為物如此云耳葢少蔽於欲物乃固滯是故欲使之常運不息常運而不息不可以驟能也居敬其原也窮理其用也是正以養其不息而求其盡也未嘗曰心無靜也揚山則曰心未嘗寂然也寂然非心也宜其辨之不能一也來教云思道則心在於道正古所謂道心夫此固

亦一時之道心耳聖人純乎此者也不必以動靜言也衆人雜焉者動汩之也反動以之靜道心見而聖功基矣是故求道莫如靜而惟靜爲善學葢合言動靜字則靜猶與動相配而若無所低昂專言定靜主靜字則靜之於學重矣於道大矣究而論之居敬窮理正皆爲求靜設也顧舍靜而不談乎鑑空衡平儒者嘗以喻靜矣夫妍媸未接鑑斯空矣不識鑑亦於空時預思孰爲妍孰爲媸否也輕重未形衡斯平矣不識衡亦於平時預

思何以輕何以重否也然則揚山猶以為無寂然時乎又來教恭默思道者思道所以窮理而恭默不離乎敬者也固不可以强附於靜也心必有靜窮理但可施於動此誠恒言也然亦不易之言也不得以恒言而棄不易之言也夫今之學獘甚矣洪流漫漫非止乎濫觴也揚山起而救之矯其偏而詳其說抗拔不羣舉世一人耳涔也竊懷過正之慮若端木氏之失於文質也若曰此語下也未及乎語上也嘗聞無極首近思矣性命

首甲記矣緣初揭終因彀指的教之善也於此含糊恐終費分疏耳伏惟廣大公虗暫勿置辨忘己忘人再入擬議必俟動静之説有歸則窮理之功有時矣書辭狂僭伏紙汗懼滂再拜

與方揚山第三書

區區之意非敢曰明道也亦非為求勝也疑而未安將求一是當處以决終身趨向耳竊觀揚山之意明與程朱不合而來教復援以為證此滂之所疑者一也心不

妄動定靜主之也動而後有妄靜無妄也朱子之意猶曰不至於動而有所妄耳夫是之謂靜夫如是而後能安至乎慮則專屬於動矣心不妄動者靜之體也自其未嘗動時而原其不妄動也慮而後不妄者可見也葢但言不動則所以明此心之靜也急而或滋下學之惑言不妄動則所以明此心之靜也緩而深得立言之旨玩此一語可見心之本靜而本靜之中又有以該乎動靜此亦偏言專言之說是故立言者必如是而後無弊

也無欲故靜周子本旨也凡動皆欲也故無欲而後靜靜則虚虚則明不然則欲之當乎理者亦將無之乎是則又與高明所云窮理待事者相悖矣心不妄動朱子之言也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獨非朱子之言乎舉無欲故靜之言所以證也恐來意以欲證不以無欲證也又恐意有所專而忽已忘其所謂虚且明者矣朱子又曰靜者誠之復性之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何其善也何得

曰先儒不言寂然心無寂然時也援定靜解而置此何
朱子之言俄是而遽非也此滋之愈疑者二也古人立
言固有未定之見或一時問答容有參錯而門人各相
傳記有未暇釐正者近世有為朱子晚年定論者然實
未嘗考其歳月之先後恐識者之議其後也則明曰未
之考也故勦古人之一說而遂執以為在已不易之定
論今世之大弊也學者之大謬也來教所授思道無思
等言誠是也而疏中和者非程乎不得是彼而非此也

滓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非特放於聲放於色放於貨利斯為放心也玩物喪志皆是也又曰存其心放者收則良者存矣故曰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蓋斂而後存存而後清明昭著清明昭著亦非窮理也理於是乎可窮也窮之易也凡此者皆所謂靜也特不明言之似有引而未發者耳以此推之若夜氣之說皆相融貫試於平旦之時驗之亦畧見其寂然氣象否也先儒擴所未發者多矣而動靜具一也茍以為此

非孔氏之言也宋儒之妄也則性善孔子不言也氣稟之性孟子不言也而皆宋儒之妄乎故嘗謂天地無心者也是以不言靜聖人純乎靜者也是以亦不言靜宋之諸子生於聖學無傳之後作而曰我之所以不及聖人者何也弗能靜也故體之於心而又筆之於書尤為擴所未發何至於今日而有疑之者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靜者性之原也靜幾聖矣故凡所以求靜者不可不用其極也即如來意是操存

之說可廢也涵養之說可廢也求放之說夜氣之說皆可廢也義文艮復之說亦可無用也何則艮言止止言靜復言靜而復復而動文周而下其說無改也人生而靜與學庸同出戴記是又不得信彼而疑此也此涉之不能無疑者四也來教又云衡鑑固不能預思作衡鑑者須謹於作時而後妍媸輕重歸於大公夫衡之平鑑之空心之寂皆靜也衡之平不能預思乎輕重鑑之空不能預思乎妍媸猶心之寂不能預窮乎未至之理也

如將作衡鑑以致用亦將作心以待事乎而高明窮理於靜一至此乎使人驟而聞之若臨淵委轡不覺神褫繼而思之思之卒不得其說也此又涍之所大疑也涍也離羣索居每嘆同志之寡令得如高明者而所見乃枘鑿抑不知異時之所歸宿者竟何如也將何以通我之志而斷我之疑耶

與方揚山第四書

披閱手答慰懼交并何懼也懼揚山之視區區者淺也

來教云執事之訓童年用之十七八時則用孟子之訓矣然則區區之見一童子耳又似謂涍之學全未有得而徒竊成言者嗟乎揚山之視涍如此夫復敢吐一辭哉繼而曰諸大君子棄陽明甘泉而從我矣又何來教之挾而視區區者愈淺也今有談相馬者各騁其術而不決俄而一人曰我之術伯樂以為不及者也於是談者駭而走終身不敢言相馬齊晉之士有利刄焉目王人而卷其鍔嗟乎揚山之臨涍如此夫復敢吐一辭哉

此涍之所爲懼者也曰爾之言程朱之所已言也涍以此自慰而已涍嘗著動靜說曰聖人純靜以合天君子求靜以希聖求備乎靜之體者藏乎動者也求裕乎靜之原者御乎動者也求達乎靜之用者致乎動者也備也者陰陽之萌也裕也者敬義之穫也達也者老佛之蘖也誠以爲靜者性之淵源而心之本體故曰靜不分聖賢曰心之神明是爲聖衆人所以異於聖人者心耳而可以爲聖人者亦心耳心不必靜獨於身之靜時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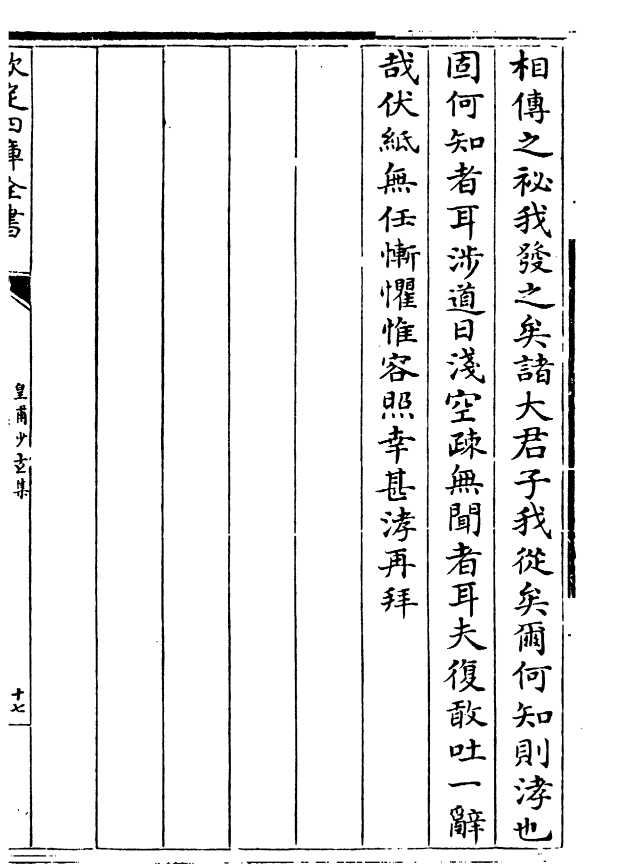
窮未至之理斯時固可以為聖乎夫若是則今之聖人亦多矣涍涉道日淺空疎無聞所執之見不過如此非曰心必欲其常寂而廢其思之職也其常運而不息自若也古聖人之思睿兢業者固並行而不悖也製字命名古有定義動静之相反猶晝夜善惡無纎毫可混者如揚山之云則動乃極動而静乃微動之云也嫉世之所謂静而并吾儒之静廢之世有珷玞因而賤玉懲婦蒙爻而終身斷娶皆此之類也又古今之材不同而立

教亦異宋儒之說大抵浩繁較之孔氏之門固少異矣然思繹愈精而義理愈密盖其勢之必至乎此而亦有不得不然者即如誠之一字論語未嘗言也儒者語誠之詳亦猶言靜之容嗚呼學者求其是而已矣言固有古無而今有古畧而今詳者不必過為之疑而強為之去取也雖然揚山明曰是非程朱之訓矣而涍復言之不置是甚不度者也無可言之義而猶有所言者愛揚山之深遂以忘其涉道日淺空疎無聞者也盖立言垂

訓必使其明白瑩徹而不滋兩可之疑此善立言者也揚山謂靜必窮理則必非此心之靜謂動必窮理則臨事不當以窮理言意雖美而不得立言之法是故造語滯而弗圓千載之下未必無疑之如渟者必如揚山之意亦當少易之如曰事未至則窮理以待之事已至則審理以應之而曰動靜曰敬曰思皆姑置之以俟別有發揮庶乎語意稍完而無可疑耳動靜字去之則兩得存之則兩失揚山以為何如又揚山之意必曰心無寂

然時亦不可容其少静余之說孟氏之說也由宋迄今未及聞也亦當明以揭之而勿操兩可若以為是所以懲今之弊而為下學設也是又待舉世以下學矣不得於言求諸心可也揚山於此以為得於言否乎夫道天下之公也非一人之私也不得以私言而錮之也王湛之學以涉觀之未必皆非不意其差至此極也古人云談何容易此非涉之所敢與聞也涉涉道日淺空疎無聞者也然嘗不度而用力焉揚山之所病夫亦嘗病之

矣書二首數年前筆也玆以舊稿奉觀足以白涍之於道畧有所窺而非徒以其文也特人不知耳亦不暇求人之知耳後復覺其不然故有今日之辨然涍之言亦止於是矣雖有來教無復敢答矣更俟體養十餘年真見王湛之失程朱之不及孟子然後一從揚山以自附於諸大君子之末未晚也猶望暫求於心留意立言之法愛揚山之深是故無可言之義而猶言也如曰我重年希聖十七八時盡棄宋儒成言我幾聖矣堯舜以來



相傳之祕我發之矣諸大君子我從矣爾何知則涛也固何知者耳涉道日淺空疎無聞者耳夫復敢吐一辭哉伏紙無任慚懼惟容照幸甚涛再拜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一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二

明 皇甫涍 撰

書二

奉華陽兄第一書

涍聞君子貴審所學學焉而非其極斯自小矣故古人立志必謀諸始以為學之難成而病歲之不吾與也張文詡者隋之高士也每閒居無事輒發長嘆而以脩名

不立為憂羅仲素既謁龜山至於鷰汗不置此非矯世而然誠有見於詣極之難而畬學之急也然古之德進業脩者非得於師授則成於磨切未有塊然兀處獨見而超悟者也故有不遠數千里而求其師友者而况於兄弟之間庭幃之近以言則易達以志則易明晦其說而不一為之吐露是豈厭其近而樂求之遠乎涛之有懐久矣念自束髪以來所習者不過二端曰舉業曰古文是亦求之有年而自謂其略有所得矣然意其不足

以云極而世之豪傑之士必有進於此者每一思之或中夜以興或臨餐忘味恒憂古人之不及痛惜吾才之未盡而吾生之虛此凡之所見也吾凡以卓犖之姿挺特之志其於古文辭博蓄而精施之其力非不勤矣其篇章非不浩大而華美矣其於古人非不與之並馭而馳矣然舉吾凡之所得而要之於道其何如耶竊意凡之聞濤之言亦將同濤之憂且惜也豈惟憂且惜之向之長嘆而驚汗者抑亦諒其非誣也伏願指定其説相

與惕勵期共附於豪傑之末後有所疑其皆陳論於紙反覆不厭考一其歸可以極意遠思比於面相訂可茍且一時者功相百也然則於涛有發蒙之惠於兄有啓予之恱何必奔走千里之外以求益友耶舉業一節則得之不得有命存焉若其汲汲而不舍則與鄙夫之患兒女之私戀豈有異哉於涛之心向猶未以為盡然今則真見其無疑者懷不能隱輒敢布之渴俟裁報

第二書

屬者不自揆量欲為狂簡進取之計輒布悃誠猥蒙垂答憐其情而與其進益我者誠厚矣來教云勉以至極之學示以進脩之路謙虛之德敏勇之志充然溢而腴然達也膚識淺聞再以質於高明竊惟斯道之傳定於聖人周衰學熄戕以功利亂以游談叛以清寂浮曠失其要領而厚其習與斯道背而馳者亦具勢然耳至於漢之儒以遺經為尚以專門為學如董仲舒以春秋揚雄以易匡衡以詩發諸議論炳炳可觀道之深微固未必

其果有所見而其學之一風之篤良亦去古非遠也及宋儒出而道大明遂委漢而不言觀於海者難為水理有固然滂竊論之則以為過矣漢之儒雖未盡醇而或者苛責之一切棄之於不齒孟子之識仲子之廉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愚恐後世之於漢儒以其寡者而棄其多者也或者又以漢儒之功止於能守遺經而已滂亦謂其未足以盡之顧其致學之道有足尚者主之以宋輔之以漢達於文章而能貫乎性命養其本原而不

遺乎事業斯亦可以無憾矣後之病宋儒者曰流於禪學曰坐視國家之敗而同於晉室之清談斯言也誠有之則其專務持養而塵視事物恐其流弊之有歸耳昔吳澄為本榦支末之學行實文藝治事兼而修之愚意其有見於兹也盖天下之物無一非所當格天下之事無一非所當為堯舜則生而得之者也湯武則學而至之者也天下固無異道也聖賢亦無異說也近世號為道學者養高澄黙其儀可望叩之以名物度數竒形詭

跡山川夷狄國政時艱或十而不能舉其一則折之曰是非君子之所急也且舉是數者而質諸周孔果在所必知乎抑亦委之以非所急乎嗚呼以是為學以之端坐自足可矣以之育天下之材建天下之業愚則慮其不能也吾凡以為何如必有以折之來教辭旨咸善但蔡沈三十而始聞正學則齒之長非所論惟在朂之而已宗祀之托非人實天苟憂之而不能遣脫則顏淵揚雄又將柰何伏惟明義理廣思慮正蒙解敬奉觀之發

吾兄之雄辨可旬日冀也涍再拜

第三書

昨接來教三覆不置所云漢儒固不可廢宋儒自有該之者存焉既畢意於宋又役心於漢有勞擾之患斯言也何其啓我之瞶之至也但其論則甚正矣而於區區之心有未得者敢憚於陳詰而終隱之胷中乎涍之所以有取於漢者非謂其於道果有所見也特嘉其致學之功亦可以輔世儒之不逮故特揆而進之以警夫末流

之弊但其立言之間意有所主頗失其低昂之節而不自覺耳若曰宋之儒有踐履之誠而漢亦有之宋之儒得道統之傳而漢亦能之則區區之見豈若此其謬哉董子揚雄亦偶舉之謂即三子之學而各要其所及亦皆斐然成章但所謂裁之者有非其所自能也道體之大既非三子之所知則三子之行亦安能無所失哉若索其疵而詆之自顔閔而下鮮有無可議者而况於末見道之三子又何足苛論耶嘗謂天下之是必有所在

而學者之見恒患於偏然偏之為類也不一而難稽有偏而精者有偏而粗者偏於粗者固未為得偏於精者亦未定其是也今以論語一書而觀之聖人之所以為教羣賢之所以為學舉不出乎此孝弟躬行之實言行忠信之常因其資而勉焉循其理而動焉吾之一身咸無可怍之行若是而可以為賢矣至於性命之說夫子葢罕言之而子貢病其難聞夫子嘗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葢必理已窮性已盡而斯可以語至夫子之微意

亦略可見今病夫華藻駁雜之可厭而反於徑約之地以吾心為之宗以主敬求諸內學之正論之高而莫敢容喙於其間此誠后覺之大惠矣竊自惟念人之可進於道者惟資之高明者為易今以高明之資為專務原本之約久而彌固深而彌安招之而不來投之而不入其弊也將有不忍言者此豈非偏而精者之說歟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過猶不及以為堯舜相傳之道自有大中不易之矩而高明畀下者之胥失也鑿之而不能

使之深也抑之而不能使之下也體之於平日言行之間者此也發為文章達為政事者此也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此也此堯舜大中之道也聖人之成說昭然其可知坦然其可由亦有以定其是而已矣向來之論不過如是誠非與漢而出宋慮夫學宋而未至而且蹈其弊也懷激於中復率爾聞瀆伏惟極意吐露指而進之幸甚

第四書

伏讀誨言知高明垂照區區之衷無所隱矣吾兄所見欲以反枝葉之外而涍則欲懲守約之弊外者反弊者懲未見其說之異也但所論理性命不敢釋然於胸中是以欲默而不可耳竊意理性命之三者既欲會其所以同尤必析其所以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命固不出乎理性之間而别為一物其理致之精粗分量之小大則有不能混而一之者聖人之意謂必理之既窮性之既盡而後可以語命即其立言之旨而深思之

用功之序可識而不可亂非謂窮理盡性而命已在於此也聖人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以謂精利之功有方而可據而神化之妙故必有優游積累之漸焉未知云者言夫天人際會正在於此而非一毫容心所能必也古之至於是者顔子是也理之在顔子者亦可以為窮矣性之在顔子者亦可以為盡矣顔子何不并其命而至之而僅足於能守以致夫子之痛惜耶意其竭才之後可以去其循守之跡俟而至之者必有勿忘勿

助之道而非末學小子之所測識也是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於此三者悉知而無遺斯其為理之窮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可以止矣而又欲其旁行不流而不憂而能愛其似乎天地者殆無毫髮可議斯其為性之盡也天地之化則範圍之萬物則曲成之晝夜之道則通知之神必真見其所以無方易必真見其所以無體其至於斯也眞有過化存神之妙而非徒託諸空言者斯其為命之至也聖人之意條理粲然而先儒亦既默

識之矣若曰窮理盡性即可以至命則聖人之能事至於不違乎天地是亦足矣亦可以已矣而又何必紛紛擾擾有所事於天地萬物晝夜之間哉故曰盡巳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其一定之序有決然不可移易者在夫生安之聖則其功用之所及舉不由於勉强所以謂之性之也若其始而理無不窮中而性無不盡終而自有以至於命則其序亦不可誣必如來教則世之游心於高明者非無其人默坐

終日而無所與於天下之事謂之至於命可也此區區之處所以懲夫今之弊而不能已者故究竟其辨伏願會其所以同而又析其所以異則界限不差而基本有自矣尚何多言之求哉教答懸俟毋以為瀆而遂默焉

與周以言書

涔載拜致書以言周君足下僕不佞才有定源識無圍照外傅甫就從事翰墨沉酣經史俯仰自繩古之英豪博達僅有所得萬分一耳未足云巧也況乎人情世變

曾未營營於念慮閒能與拙者異談哉是以擯削日尋
塊處無友獨於以言表裏相契若僕固無所取意者以
言之多情乎僕誠何人敢負知已竊自惟度錢財不足
以恤君之急聲稱不足以發君之光輒欲披情素吐憤
懑長鳴於前以言試為僕聽之憐其意察其辭說未畢
而投屨激昂是僕仰酬知已之日也夫天以寛洪予人
而以啬薄委物僕之自明必非王公人也安居鼎食必
其異乎僕者也或不免一策名於朝亦未可謂必然耳

僕之啬薄於彼者固有所居而僕亦非眛眛不自揣摩悠悠久於妄庸者操弄筆硯旁羅捜剔呰心焦吻至忘寢食者十有餘年於玆以言視僕以為有所得乎其視古之英豪博達有興之相匹者乎使僕之未有得也古之英豪博達猶甚去之遠也而況齒髮漸改人事廹身雖有成就未極所懐每一思之神魂震蕩譬如委轡之臨深淵也好學如僕呰心如僕衆皆以為然而且未免過慮百思疚心未如僕者又將若之何哉今以言有聰

明之資有浩曠之才僕嘗觀其三問原孝雜文友人書虎阜維揚遊京師諸篇琅琅可誦度其橫騖策其雄力繞當展其驥足耳其用心深處又見於內經解鈎致玄旨獨見超朗不蹈前人父子積心神明若扶而落魄不羈時復委散篇翰寥落収恤莫顧惜此奇寶棄諸泥塵鏌鎁補履良工痛之以言之齒長矣忽爾浮沉筋力異昔雖欲驅策末路無從僕知以言後世不知萬年長恨誰任其悔乎後世不知猶有可說苟有知者重以言之

才考以言之友僕不能移易其心成就其德匪人之誚亦將不免以言聞此能無惻然夫駑鈍者不前索居者寡聞天之與我者弗可違時之處我者弗可挽以言既委於畚𦵔之天而處其時矣有其才矣又有僕以為之友矣留滯偃仰自同時人以言罪過可勝解哉伏願專心極慮勉卒所業以僕書至之日為始刻勵遠期貧乏勿以加其好尚妻子勿以纍其胸襟要其所至僕且瞠乎後矣是使以言不獲罪過彰垂無窮僕非匪人與代瞻仰

盡此一言而已年序崩迫握筆慷慨以言裁覽動色幸甚濤再拜

奉寄東郭鄒太史先生簡二首

奉别忽踰寒暑傾想德音有懐不忘使至辱垂訊此固世好之篤誼亦諒洪雅不遺淺拙且懇懇諭誘將引而署之高明之塗者沖濤自念束髮以來困於俗學居諸之感常切於衷恐天之所以生我古人之所以自成者竟有所負朝榮莫悴在宇宙間與草木同為無用之物

奚用愁居懾處惶惕靡寧比來亦常不揣蒙下砥礪遠大取師友於家庭之間勤辨思於枝葉之外然寡聞之誚在所不免日新之美未見有成每思完德靜養溫玉不瑕洞徹表裏安得坐我於春風中使鄙吝盡銷而格價頓長也近著一冊奉觀惟得開示向背以針冥妄小詩見意亦望裁教幸甚康齋日記縁抄急訛舛頗多及原脱二葉高作倘蒙慨然幷乞補正尤為惠益溫生還冀一披豁耳草草不盡沖涛頓首

其二

伏念我朝以正學名世者文清康齋諸公而已薛胡遺訓往往刻傳而吳陳著述益寡惟康齋日記具載本集味其超然契道尤為卓越久欲梓而廣之未獲名德表章竊懷無徵之慮茲特仰丐片言冠於其端倘念菲薄亦有可進之地諒不嚴拒也縉紳先生有謂康齋見道乃在風日草花之間抑不知其何以為道也嗟乎鳶飛魚躍謂之何哉其胷中徽纆蔽亦甚矣因瀆遂偶及之

懸渴之懷千萬俯慰為叩沖涍頓首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二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三

明 皇甫涍 撰

序

易傳序

昔者聖人以六經垂世其道之至微者蓋莫尚乎易以為性命神化之書聖人天地之妙用存焉夫易之作本以蓍筮導民利用出入而性命神化聖人天地之妙用

悉具於其中精粗道器聨合會同其古之至教與予也幼習兹經迨今將二十載若涉大海茫無津涯且猶聾盲焉耳然竊謂易更四聖而十翼之作易之傳文也微顯闡幽固已悉備精明浩大虛之爲象賁之為辭將有外於此乎今之人言後學之義疏而反遺乎聖人之明旨徇偏見之偶得而妄議乎通儒之是非是豈有得於易哉而於聖經何低昂之有哉遂以十翼自為一書或可以破紛紛者之曲說非敢有去取於聖人之經也觀

者尚諒其衷而恕其妄焉

春秋書法考原序

春秋天子之事而聖人之用存焉夫子之得邦家則春秋廢而為唐虞之治窮而在下則春秋列而為垂世之經所謂三代之禮虞之樂綏來動和之化咸具乎春秋治天下者得其義而施之則王道備矣涛不度蒙顓私懷願學之志而病讀之未得其要也竊謂三傳去聖不遠原流端緒確乎有承遂采其書法家自為卷庶幾究

其説之異以會其旨之同仰思之下雖僅有所得亦未能吐為緒論以為狂僭者之所安也或有罪之者曰今之春秋粲如日星蓋自胡氏之傳出而學者有所歸一吾子固有異聞乎曰惡乎敢發是經之隱而著為成書者奚啻百家侈矣其何異之云以謂筆削之微自游夏不能贊一辭習其讀者華顛而矇焉或求之不得其要以陵厲躁急之心為指摘膠切之論窺執毫末以為奇穿求崖穴以為工使聖人洪大覆育之公下同於法家

苛覈之見先儒病之久矣然則擬春秋以一辭例春秋以一節失之遠矣夫學莫貴於真真莫出於近三傳近者也習而通之巽而俟之視夫私意小智趨赴影響以失夫垂世立教之大旨者何如哉罪之者曰子之説有是夫齊魯之民習察泰岱之形茫洋之水濵於海者得之子善學者歟吾無敢復議矣遂括其言為序同志者尚相與勉焉

續高士傳編目序

高士傳者晉玄晏先生之所作也史稱嵇康亦為之傳贊而玄晏之書獨顯至齊宗測嘗續其書梁阮孝緒著高隱傳區列三品雖號詳覈而與玄晏之意異矣然四家之言今皆不傳豈偶放逸而無存耶抑好之者鮮鬱而不彰耶往年涔考求宗系旁覽欽文慨然慕之遂續其書十卷自晉迄宋凡九十九人學既疎𨻶鑒亦乖迷竟無以卒業故别為編目書之一冊朝夕覽焉以示素風之不忘雖然玄晏尚矣宗阮遐躅照映巖壑皆志之

有徵而非託諸空言者也涬澒忍干祿營跡抱關體冒穢俗而私攀古賢情遠幽淪而飈論千載是書也所謂躬之不逮能無悉乎

已卯集後集序

已卯集四卷予下第歸所集也集之凡鄙予知之然猶集之者以識歲月消抑鬱而已記曰學然後知不足覽此其有進於是乎予常病大同之道喪久矣私忌交作雖父子兄弟間有所不免予五六歲時與予兄同寢興

食衣燠寒撫摩呴哺情極意適無有不至稍長則教之業業成而進之志古夙夜懇懇惟欲其勝已而不忍其一日不如已也予時亦能俯然聽順怡怡然兩忘故家君得以此自慰而人亦信之予每思之未嘗不樂凡之教我而又自喜其樂從凡之教也凡既序集予又道其私以識其後因以示諸弟知予二人相成如此庶幾有所勸云庚辰仲春望日濤書

閏集序

皇甫子曰嗚呼詩之道微矣教不行而民不知諷是不立而後弗永觀是故君子研之於幾者志之窮也刑之於訓者時之感也是故窮莫踰於草野感莫大於政事其言鬱而章妍而則憾而能平推而行之卓乎典雅矣予閲集之作其有憂患乎其國風之遺意耶斯集也悼嚴廟而失其愛刺閭井而傷於明其去詩之教益遠也覽觀者憐其意不咎其辭庶乎可以興焉

因是子樂府序

詩之弊葢自晚唐以迄於今歷七百餘祀而能興者何其鮮哉仰惟先朝慕古之士往往與俗異好開元之風其庶幾焉時則孝宗皇帝鋪張文德振疲育才氣運之隆聖人是徵輝赫照耀一代之盛美實肇於此正德以來作者益衆而古詩出焉然則文章盛衰果不由於人也予竊病夫古風盛行於今而今之談詩者喜為竒論不以大公之心裁之緝緝翩翩熒惑相誇終無以復古之全盛以成國家之弘化斯不亦談詩者之過與夫詩

不出於古蓋亦弊而已矣是故學之者速化於諷詠使古人之作若自已出情辭自達達則惡可已也由是間有合於古者非緣竊以綴亦其勢然也久而化焉豈復有是哉或者指摘毛髮以為作者蓋考其所為則鈎剔幽曲悍險自足反之情則匪和協之音則舛矣將焉用之甚則法唐者輒無意於漢魏工選者又詆訾於開元嗚呼談詩者一至於此安得挺拔不惑和平其心者而與之論耶予凡因是子舊作樂府百首日以示予則删

者過半即而讀之其劣於古者蓋鮮矣觀其意直欲極詣以求乎至當而不俯仰於世俗之談者予所謂挺拔不惑和平其心者兄非其人乎復古之全盛以成國家之弘化予於是有望也已故舉予之所病於今者以為因是子樂府序托此編以達予之論競於談者亦可以少思歟

子循弟漢儒經學編名序

儒者之道蓋自孟子没而失其傳壞於戰國傾危之習

慘於暴秦坑焚之禍於是六經得於幸存之餘亦且爛脫而非其舊斯道之晦可勝憾哉漢興表章崇勵有博士掌故之設有金馬石渠之講抉挹藝術者蒙死而存聖人之經萬世而下服遺編迪禮教人文之盛維而不墜謂非漢儒之流澤斯哥論矣又其各守師法隱居教授或至於老死而不移處堅而辯析由是而煥為文章沛於政事彬彬乎有三代之風故以為論學者以漢儒為稱首自文中子歐陽永叔魏華父吳伯清而下咸無

異辭焉考其端緒易則施孟梁丘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申轅毛韓禮則高堂胡毋大小戴春秋則嬴董嚴顏雖說有繁簡致有純駁其守經緣義皆足以達聖傳而輔治化東京之士繼踵彌盛稽式古典風流靡降然則去聖遠矣舍漢儒其奚準耶或者一意有宋玩心高明非其道德純懿之可忽竊患其文章度數之或遺也今學者獲生有宋之後義理有所折衷於本原先務之餘肆閎大昌明之文其猶說於聖人者固鮮哉予閒居

嘗以絲髮之見質諸兄弟師友一日子循手是編告予

嗚呼侈矣覽其名思其人必將求其說而不忍忘也子

曰詩可以興具是編之意乎予嘉子循樂道之勇而諒

予言之淚也遂序而勉之嘉靖甲申仲冬望後三日少

玄子涍書

華陽兄編采高士傳序

皇甫氏蓋出宋公子充石漢初始家安定為北地望族

後益徙四方皆安定裔也其閒人顯宦漢唐為盛而晉

玄晏先生則卓乎弗可尚矣予讀晉書感其所著高士傳者而於他書往往見之竊有慕焉庚辰秋嘗續其書十卷藏於笥又思得掇拾遺文以成本傳覊紲俯仰竟弗克終今年秋予與兄下第還兄遂編采手書示予心齋予再黜有司不能脫然以逝庚辰之志若將忘焉者撫卷興惶輒自悼其衰且陋也按通考晁氏稱自陶唐至魏九十六人陳氏自被衣終管寧八十七人編采合晁氏所稱然其間傳文未必盡合而風烈之盛皆可想見

於是書予無憾矣嗚呼予觀往籍所存百氏雜家至於街談巷語怪誕恍惚之說見重於世充斥市肆而傳乃泯没此無他儒者貪冒無恥奔走營利世風日靡夫何有於是書之存亡也凡闡揚先志豈徒存古文於千載之下為士林之竒玩而已哉蓋將和紫芝之歌相與老於西山之麓也凡書來促予序其首且致鄙吝之誚遂慨然書之

基稿序

往年春濂病瘇飛涉素秋閒爰發篇章理中和寓思慮既越歳濂之學懋哉光亨矣不忍土梗厥遺也輯而存焉命曰基稿曰始基乎是也引始而崇起濂望之夫無乎始始之艱也有乎始非始之艱也世有培根濬源端步躂閫廣朗淵弘朱炫雅和始弗聱矣而恍惚於中流葡蔔於末路奚其為益哉古有典文述作斯懿闡發帝王照映日月緝熙時敏之訓若規矩之用聖聖相沿者也是故尼父揚心於千巳武公諷志於四如華詠洪纖

子銘高下博之以詞賦沃之以師友騁頡頏之奇振纔繹之韻儲精入玄微吐華耀雲漢漢不足隆而魏無與匹索子於泰岱之顛量子以江海之大他人之基其諸異乎濂學小訓賦春雨愕賓遊挺卓姿將匪唐塗之器而穆如於巇冥之席猶夫上醴醆而末象管也

兄因是子還山詩序

在昔詩與樂相為用孔子自衛反魯未暇正樂而先次序雅頌樂之不亡以詩故也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上以政感下以化應故詩有六義而首之以風蓋曰民之從上猶物之從風恒鼓者風而易偃者草也是以先王以之在治忽而所係則大矣感之以中和應之亦以中和順氣以浹和樂以興王者之風也列國之風隨其土俗而天子採焉正變殊而治忽所以分也有其政則俗從之有其俗則聲從之有其聲則樂從之有其樂則治忽從之上之可以政感道

之有常而不易也下之必以化應世之易趨而不隱也譬如順流莫止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惟反其道之出乎上而不强其勢之成乎下者也然泉水與新臺並列牆茨與柏舟同什齊有太公之化而還刺從禽著刺親迎者何為也衛有康叔之烈而氓狐之音何其多也鄭之音聖人所遠以嚴為治之防者而羔裘風雨温乎君子之心也魏之儉嗇唐之殺禮秦之氣槩殆與風人始終焉而風氣與時升降則又未必其盡同而不變也以謂

上以政感亦有政之所不能感者下以化應亦有化之所不必應者是必其人之傑特逈異見之高而養之厚不以外接之慮而移易恒性之懿此又自守篤志者之辭也余壬午下第由江而返作爲詩歌率多慷慨之氣遺世絶俗之語固自勉於自守篤志雖困蹈頻悴而親老食貧亦不以置之懷中乙酉之秋余與凡又下第由江而返凡於是七上而咸不得志舟中作還山詩若干篇其辭壯而不旱清而不呰當下和捧玉之辰有謝客

登遊之思余時病痁儆衰敗衾喘息尪廢而間一讀之不覺灑然出塵飄飄乎將乘桴滄海而舉手謝時人乘鶴緱山之頂也如吾凡非凡之高而養之厚自守篤志不受變於俗者乎非所謂政之所不能感化之所必不應者乎余與凡幼同寢幃長同師友凡既四屈場屋而余始與之從事於有司或以凡之蹇滯鬱湮將俟余而偕奮也今擯辱相依窘策蹇並驅於闈門之外而流離大江之波者亦既再矣弱季隨試都下亦一舉而振矣

凡蓋俟余而偕踣者也豈不謂之天乎雖然子瞻子由嘗欲偕老於山林而不可得雨牀之嘆至今凄惻而余二人固已得之矣可以老矣無志於簪紱而甘心布素優游故山之廬矣故能自守篤志雖以政感之而有不應貧賤憂戚則亦不為無助也既越歲余始為之序其首因憶去秋之事如隔夢寐泠然有懷然亦不以是而移其志使後世有觀詩者出焉亦知余二人之所成初不異於古之傑特迥異者也

滄浪行役漫稿序

余友陳與言字可與別號五湖以畫成名隱吳中尤善古詩幽人之辭往往多有滄浪行役漫稿可與之白下而作歸謁於余余命之名也義取諸漫稿詩云余愛之是以名之可與王父虞仲子諱預虞仲之弟諱碩文雅競爽不彰小官至可與卒隱文益競可與幼頴陳之孤耳幾没溺者久之乃學文始與余遊既而為古人詩詩法多余授之可與之齒先於余余不以是弗授可與亦

不以先於余故語之而不恱也可與善自拔可謂篤志之士矣余既名可與詩可與請益告之曰滄浪山林隱處之所専也行役風霧跋履之所趨也滄浪固可與之所有而胡行役為哉以滄浪之身躡行役之迹不以行役之事忘滄浪之心此世之所病人之所以交喪也可與之遊也有江山以發其思有良朋以輔其適有車馬以安其體若是乎行役為也孰匪行役哉可與雖策蹇崎嶇樂也雖蹄轂交靡衣緇耳蠅祭其心猶夫釣於水

石之涯煙光浮鷗與可與相上下也往年執政者以畫重可與將薦諸宦戚鼎貴厚遺之可與不樂而罷莊生之言曰嗜欲深者天機淺可與持是心也今茲滄浪之篇大較可觀賞矣使可與無是心也忡於名蘊於利日坐一室就師友問所疑何益脩之彌久而廢之甚易幾何而不復為昔者之沒溺者乎可與亦最之而已矣天之為化常不欲多惡夫有此而又欲取彼者也可與逃厥名恒勿忡遂厥利恒勿蘊後將大以肆飄然五湖之

中以卒所志可與又將若尚子平宗敬徵然敕政期殞
感義情而蹈獄量腹度形攜册書而宅廬寧是而已乎
作漫稿序且以勗可與嘉靖丙戌秋日潛山居士皇甫
涍子安書

支道林集序

庚子之秋予既淹跡魏墟旋邁江渚徜徉西山乃眷考
卜頗恱幽人之辭而玩焉徃歲獲覯支篇時復興詠自
得於懷併拾遺文附為一集刋示同好用寄遐想尤有

以窺作者之用心即其才情何謝潘陸取喻江海同波而異瀾者乎乃論之曰逖觀風人之載究其指會可約而言蓋立體者以神氣宣其經緯而不以偏戾為奇也敷言者以意象程其工拙而不以飾綴為華也徵二美以詮流總一樞而歸極合則標擅於大雅離則鮮曜於鴻覽故雖風渝九土而組構咸貞聲糅萬殊而律度克協趨塗紛軌而變應無方發情異感而道存一貫文之成也非一物之起而玄黃婉來可以論立體之歸趣矣

音之比也非一心之生而宫羽並暢可以知敷言之恒矩矣是故溝畎之音儷之王公而同則也悲離之詠參之式燕而同善也甕越之響辨於華鏞而降格之致均也圭璧之薦異於藻黼而覲享之殷咸也援斯以談而旁通作述精析利害斯千載之朗鑒也已或者冥賞於晤言興慨於神理將啓宗會之趣而括緣情之奥存寄通之勝而彰並標之美故著論如此云吳郡長洲皇甫涍子安序

徐廸功外集序

僕昔耽藝究作者之林卓彼徐君雅擅音藻岩棲暇日徵訪遺文得徐君詩百餘篇於其家予刪其半刻之為廸功外集徐君有集六卷刻於豫章北郡李子序之所云守而未化蹊徑存焉者也集君手自選定予所得百餘篇者皆其棄餘然尚多可采今詡於藝者弗逮也又所次存綴厥微詎於流轍庶翼而傳云惟君華郁其思天然特禀尤長賦頌之文其所用心盖自漢魏以迄開

元天寶之盛無弗窺也夫詩之為藝獨異衆體作者韻度鮮朗情言超瑩而原其趣參之以神要其構極之以變考則古昔往往冥契嘗謂徐君之於詩可以繼軌二晉標冠一代斯不誣矣夫并包衆美言務合矩檢而不溢放而不踰斯述藻之善經也奚取於守化而暇詆其未至哉始君弱冠為文賦即可垂世而人莫知之然於詩未為工而榆塞嘆西閭吟等篇則既藻麗如梁陳間語顧人弗稱即他詩最纖下者輒稱之不置而其人沉

淡不競釋褐交李子最昵時宰屬君代為之文君揮之弗顧以此坎壈終其身李子當弘治正德間刻意探古聲赫然君與辨析追琢日呰吟若狂毋吝棨瞥卒所成就多得之李子而其知君顧未盡況非李子哉古曰知難久矣夫諒哉悲矣吳郡皇甫涍子安序

虞氏家譜序

金壇之虞邑著姓也入國朝克大振其宗以昌顯於時蓋自玉雪公始公諱謙為大理卿樹聲猷於永樂宣德

閭而最受知仁廟者也公子三人曰耕樂君楨者生望耕君程程生東山君議東山君賢而有文嘗刻王雪公遺集建家廟立祭田縉紳翕然稱之晚而遡美於發祥徵源於往跡悼載述之湮而慮後之弗昭也於是稽謀譜事咨世訓廣系法討幽遐嚴序列闕所不逮肇兹有成俾爾後人是紹是守弗墜弗渝而東山君之志始無遺憾矣君子謂東山君承家有禮矣彬乎文矣世業惇懋焯煒矣譜自所謂南一府君者以迄於今凡十五世

蓋其先陳留人宋南渡而籍茲邑也南渡而上邈不可
考矣耕樂君故有志撰述凡三世而東山君成之東山
君虞之賢子哉甫子曰予昔考論國朝名臣有若王雪
公篤厚君子也一時入告之猷必以仁恕澤物為本久
而孚諸上下光駿其業以克長世後咨公遺事其在家
庭之間雖至微細而信厚如一也因嘆公之名德其考
終其昌後要自天道弗可僭爽及覯虞氏譜公之裔為
最盛矣夫東山君承先之志而考成序典以貽後嗣將

使之守善載訓觀法懿美曰斯所以攝固不解保世之恒軌也豈徒徽系次奠名紀以彰弗忘而已哉東山君之子方塘君舜卿間以譜示予予為序其意如此方塘君嘗佐革昌大名二府咸有聲云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三